

財

女

曾
辉著

·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

87
I247.5
2160
3

财女

曾辉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B

327563

财 女

曾 晓 菊

责任编辑：肖汉初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1985年7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00,000 印张：14 印数：1—8,000

书号：10456·117 定价：2.05元

新书目：86—3

第一章

1

张大喜二十六岁了，还没有娶媳妇。

一九八三年农历正月初二。他家里来了一满屋客。姨娘、伯伯、婶娘、老表，叔伯兄弟，……大大小小，老老少少，足有两围桌。这些客人都是他的父亲张佬么亲自接来的。是为了跟他找媳妇的事。正在大家热热闹闹聊天时，同大喜住在一个村的叔伯兄弟——张大升跑来了，他隔老远就喊：“么叔——么叔——”经大升这么几喊，却把张佬么一家子搞得稀里糊涂，都以为出了什么不吉祥的事，个数个的心里禁不住地蹦蹦跳。在堂屋里坐着烤火的客人，也被他喊得莫名其妙，大家张着嘴，瞪着眼，惊惊慌慌地等他进门说下文。

张大升今年三十六七岁，个子不高，脸不黑不白，皱纹很少，看起来还很年轻，是个有名的“乐天派”。他一张口，俏皮话儿成堆，不管是有趣没趣的事儿，只要是落了他的嘴，天啦，就会被他说得活灵活现，有时使你听得目瞪口呆

呆，有时会使你笑破肚皮。他一进门，便嘻嘻哈哈地说：“送恭喜！送恭喜！”

张佬么一听他的口气，心里太平了一些。他想，既然是送恭喜，那肯定是好事儿，这点他心里有了些谱。亲戚们也松了口气。但都不知道恭喜的什么，还是一个难解的谜。

这时候，张佬么的老伴田玉兰麻麻利利跟他搬了把椅子，说：“大升，坐着讲。”

大媳妇李素英忙从灶房里端来一杯茶，筛到他手里，乐呵呵地问：

“大升，么子好事，连个恭喜，直个恭喜的？”

张大升坐在靠背椅子上，装得非常正经，不慌不忙地翘着木马腿，把手向她一伸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拿酒来，这么好的事体，随随便便地讲，那还值钱？喝了酒再说。”

李素英笑了笑，朝她公公看了一眼，没有表态。

张佬么把衔在嘴里的铜尾子烟袋拉出来，吐了口唾沫，头儿摇，挤到张大升的身边，神气地说：“侄儿，这不比前些年，喝酒卡不住我。”他顺手把谷柜几拍，“你看，么叔的谷装到哪里来了，内房里已囤满，没地方摆得，装到堂屋里来了，你没摸到我的家底哦？”他一车转身，喊道，“大顺，马上搁席喝酒。”

张大升见张佬么这样慷慨大方，说喝酒，二话都没讲，马上吩咐大顺放席，他旋即站起来，一手拉住张佬么的手，一手抓住大顺的衣襟，嘻嘻笑笑地说：“么叔，莫慌，不把背心衣袖忙掉了。我看，干脆先跟你说了再喝酒，这样你也乐意，我也舒服，喝酒都会有味些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好、好、好。”张佬么象鸡啄米似地连连点头。他把

嘴朝么女儿张大琴一努，要她搬来一把靠背椅子，和张大升坐在火坑边，一鼓作气地听他说。

张大喜抿了一口茶，笑眯眯地说：“么叔，这真的是个好事体。”刚说到这里，他连打了两个嗝，忍了一口气，捱了一会儿。

“什么好事体？大升。”张佬么看他停住了，着急地催着问。

“张大喜订婚了。”

在堂屋里坐的客亲们一听，都觉得突然，互相张望着，以为张佬么在戏弄他们。因为张大喜去年腊月三十满了二十五，跨过年就在吃二十六岁的饭，从二十三岁开始讲媳妇，路上媒人跑成槽，门槛都踏断，婚姻老是不动，几年谈了快两桌，到如今还是筷子夹骨头——光棍。去年冬月初十，是张佬么的六十大寿。亲戚朋友纷纷赶来祝寿。他当着满屋的客亲，赌咒发誓要找他们搞个“群众运动”，跨过年了，无论如何，设天法都要跟张大喜找个媳妇，订个婚，不然，他死不瞑目。所以，他在大年初一的一清早就带着张大喜出了门，提着两袋子酥食，到所有的亲戚家里拜了个跑跑年，诚心诚意地接他们初二到他家里作客，端端酒杯，拉拉家常，合计张大喜订婚的事儿。

前些年，生产队里卡得太紧，群众一年上头，有事没事都要钉在队里，象套住似的，没得几个时候出门圈动，百日百天都在田地里忙，亲戚朋友好象没有什么来往了，有的还绝了路。而今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，田土都包到了户，各安排各的，有事抓紧搞，无事满街跑，走亲访友随各人的意，不受半点拘束，方便得很。

这次，张佬么接客实心实意，大家也没有推辞，都按他约定的日子邀起来了。

张佬么为了款待好这些客人，还着实做了一些准备：去年冬月底，他要他的大儿子张大顺丢起外面的木匠工夫没有做，专门到屋里做了两张大方桌，八条四只腿的长板凳。他自己到津市街上买了五斤枣红晾干漆。经他一手手，把桌子、板凳漆得不老不嫩，颜色配得合适，几多标致。一过冬至，他就请了两个杀猪的师傅，把一头三百挂耳的肥肉猪杀腌起了。还没说起过年，高桌子、低板凳就整整齐齐摆到了堂屋里，又威台，又显眼。腊月初，他又吩咐大喜到山里跑了一趟，带上百多块钱，在农贸市场买了些狗肉、羊肉、牛肉、野鸡……七七八八的山货土产，挑回了两箩筐。回到家里，他连夜就用一口大水缸把肉鱼腌起来了。约摸腌了六七天，他看盐都化了，便取出来吊在屋里阴着，晾了天多，干了水气，他又用花生壳、桔子皮一熏，门门块块熏得黄金火色。出晒时，并排穿了两竹篙，隔老远就闻得到腊狗肉的香味。

过了“小年”，张佬么又找了两个切糖的师傅，很切了几板芝麻糖、芦豆糖、花生糖，过年货准备得相当足实。

.....

亲戚朋友一到，张佬么一家子忙得打掺，泡的泡茶，拿的拿糖，抓的抓瓜籽……盘盘碟碟都摆满了一堆桌，能放十大碗的桌子也没得一点空了。堂屋里靠左边巴墙的地方，烧了个大火，三个过了六月的干柳树茷一棚着，火儿燃得烘蛮高。大家围着火坑，笑的笑，说的说，吃的吃，搞得欢天喜地。灶房里切狗肉的，剝羊肉骨头的，洗锅发火跟客人们弄

饮食吃的，忙得一溜烟。这阵子，轰动了张家湾，好多人都来看热闹，还以为是张大喜在结婚哩。……

张佬么一听说大喜订婚，他大吃一惊，车转头扫了堂屋里的客亲们一眼，大家的情绪很不正常。他着急了。心想：

“这几年就是为大喜订婚的事怄足了气、扯常让别人耻笑，气不过我张佬么才接这么多亲戚来，为的是帮大喜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，跟我争口气。你迟不来，早不来，偏偏搞到这个节骨眼上跑起来出我的挺！你疯里疯气讲几句不要紧，客亲们会信真话。他们不讲你，会说我狗长几十岁，怨我办事、说话不一二，往后怕与我共得事了。这次请他们跟大喜找媳妇的事，肯定搞不成器。”张佬么想到这里，一股无名怒火冲上了脑门顶。顿时，他的面孔板得跟生铁块子一样：又冷、又硬、吓死人；脖子上，手背上的青筋，鼓凸得老高老高，象河坎边被浪打出来的老杨树根子。他猛地站起来，用脚把椅子往后一挪，一双发怒的眼睛盯着张大升吼道：

“他订什么婚？脑壳昏（昏）！大升，你放正经点，要喝酒就直说，么叔又不是那号小气人，正月间的酒遇上就喝，何须扯些巴不到边的乱弹琴，开这样的狗屎玩笑，绷这号牛经，你晓不晓得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劝你讨个吉利，不惹我骂，好不好？”张佬么指着满堂的客亲说，“这些亲戚都是我接起来的，好多年没有走动，这次就是为大喜找媳妇的事才来得这样齐整。你跑来东说西说，我问你：你说这些话的用意到底是为什么？大家都被你说得心上心下，你发疯了？”

张大升看张佬么有点生气的样子，急忙放下手里的茶杯，一老一实地说：

“幺叔，你以为我是以疯作邪噉？真的是想你的酒喝？告诉你：我家里的粮食也到处都是，大柜小柜装得满满实实。不瞒你说，酒，我多的是！去年腊月底，我自己还煮了四锅米酒，熬了两锅糖，哪样没得？我根本不希罕你的酒席！……”张火升也象发了火，故意亮开嗓子，把胸儿拍，“不哄你，大喜订婚的事是真的，错了，我张火升可以判徒刑！”

“火升呀，都说你能说会道，脚路宽，相好的又多，”田玉兰看张大升脸上的气色不对，她把手上的油腻朝围腰上儿背，把张佬么往旁边一拉，要火升坐下，面带微笑地说，“我早就托承你，跟俺大喜找个媳妇的，你不仅瞧不起他，今天还来找你么叔开心，看他哪么不发火吵。”

“田妍，是真的，大喜确实订了婚。还到大围乡政府拿了结婚证。”

“你看，你看，这个人真是夹不上筷子，越说越巴不到边了，”张佬么站在田玉兰的背后，“张大喜订婚，就闷头闷脑，莫非不跟我讲一声？何况还是到乡政府拿结婚证？你这完全是胡扯！”

“是的，那个姑儿是俺张家村的——施大妈的独生丫头任友珍。”

张佬么越听越恼火，他把脸一板，极不耐烦地说：“火升，么叔哪三宗得罪了你！今天还来取我的笑？任友珍这丫头早几年好多人跟她做媒，她都没松口，听说她要找个吃国家粮的城里人，她瞧得起俺大喜？”

听说是任友珍，田玉兰不管是真是假，更加火冒三丈。她把脚往地下一跺，骂道：“狗娘养的，她是个什么东西，

老子要她做儿媳妇？！”

田玉兰的妹妹田玉香看到她发了这么大的火，赶紧把她拉到一边，劝道：“二姐，不烦，今天是过年，兴点禁忌，有话慢慢说，不烦。”

“你不晓得这里头的经路，”田玉兰两手一拍，“那个丫头儿多九精八怪，真有三分得气，当了三天妇女队长，就不是她了。”

“哪么的？”田玉香把脸车向她问。

“……那时候，我家里喂了几十只鸭子，有一天早晨，我一点事忙扯着了，没有注意，几只寻死的鸭子跑到队上的弯把丘的栽栽^①田里去了，也没有损坏队里的什么东西，一下被她看见了，她不问青红皂白，一竹篙就把我那只肯生蛋的麻花鸭子的左腿打蹶了。这还不满足，又跑到队长马先油那里把嘴一巧，我的天，马队长把锹一背，和她一起跟着鸭子赶到我的屋门口。马先油还说了些极不通屁味的话，说什么‘上面有规定，一户人家只准养一只鸡鸭，多的，一律杀掉，你若再不卖掉，就要罚你家里的钱，扣你家里的口粮。’没几天，那只肯生蛋的蹶了腿的麻花鸭子就死了。天啦，我那只鸭子一死，就等于断了我家里的盐路吵。那时候，她在台上，我在台下，真的是一拳打落当面牙，我和血吞了的吵，好歹都没敢说，后来听说还要找我的麻烦……哼！”

张大升笑着说：“唉呀，一只花麻鸭子有什么关系，值钱了，何必老搁在心里磨喽！况且隔了几天才死，又不是她当时打死的。”

“什么关系？”李素英粗鲁地说，“你真是吃了灯草打

^①栽栽：指插到田里不久的秧苗。

屁，松松散散，你算了帐没有？一只鸭子一天只算它生一个蛋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你说要生多少？这些蛋不讲作别的用，就是煮来吃，也要吃好几十天啦，她的心好毒！”

“你们只会看别人的短处！”张佬么的么女儿张大琴听得不舒服了，插话说，“任友珍大公无私，主持正义，热爱集体，这样的人就是好。”

说着说着，大门前的那根大柳树下传来了“叮——铃铃——”一阵不紧不慢的车铃声。大家抬头朝门前一望，张大喜骑着用彩色塑料缠绕得花花绿绿的自行车，来到了大门口。支架上驮着任友珍。一进门，任友珍大大方方地喊道：

“爹，妈，哥哥，嫂嫂，拜年，拜年！”

任友珍几句一喊，把张佬么一家子搞得措手不及，客亲们见到这种场面，不好把话题设开，个个脸上都慢慢地出现了惊喜的神色，亲戚们也不知怎么动作才好。

张大升看到这种局面，感到有点尴尬，他灵机一动，不管张佬么喜不喜欢，马上出来打圆场，说：“友珍，你俩来得这么快？我刚坐下喝口茶呐。”

“俺骑车，你走路，不快，那车还值钱？”

“我的十一号自行车也不慢呐。”张大升说。

“哦？你还骑了车的？”田玉兰拉着张大升的胳膊问，

“你的自行车搁在哪里？”

“妈——”任友珍指着张大升的腿，“他是讲的他那两条搅棍腿”。

“哦，哦。”田玉兰车过脸，拉着任友珍说，“姑儿，不客气，坐，啊？”

张大琴心灵手快，忙从内房里抓来两盘芝麻糖、黄豆

糖，放到任友珍面前，亲亲热热地喊道：“友珍姐，吃糖。”

任友珍把大琴的手一拉，莞尔一笑，“妹妹，你吃。”她接着把脸车向堂屋中间，又请在坐的客亲们吃糖。有几个小孩站在旁边，呆呆地看着她。任友珍端着糖盘子，给他们各抓了两把。小孩们手里有了糖，很快就伴起走了。

张大升似笑非笑地走拢去，拉着张佬么被农具磨起茧子的手，“么叔，如何？这不是我取你的笑，开你的心吧？是真的吧？值得喝酒吧？”

“嗯，喝酒，喝酒。”张佬么望着友珍和大琴她们两姑嫂之间的亲热劲，蛮不自在地应付着。

堂屋里坐的一些客人随即小声地议论开了。

有的说：“这姑儿不差，人又长得好，性格又爽直，一看都象个力量丫头。”

有的说：“人家高中毕业，是有知识的人，这配大喜配得上喽，你看，她和大喜的个子，高矮都差不多，体格又好，一结婚就要坐喜，肯定要生个胖娃娃。哈哈，哈哈。……”

一会儿，灶屋里，堂屋里，老的，少的，男的，女的，都在议论任友珍和张大喜的婚事。

张大喜品性憨厚，喜欢画画，他是县农民画协会的副秘书长。平常少言寡语，这会儿更没得多话说，他在堂屋里站了一会，把几个笑得好看的笑相记在心里了，准备躲在房里画速写去。转眼，他看到先前骑来的那张自行车，于是，便不声不响地把它搬进内房里，搁在靠他母亲的床头边，锁好后，把钥匙拿到任友珍面前，憨厚地说：“友珍，你管起。”

“乐天派”朝任友珍挤眉弄眼，走到张大喜面前，把他

的肩膀几拍，说：“大喜，光管把钥匙是件小事，往后连家当都要交给她管起才行哩。”

“俺屋里穷，只有这么一把钥匙的家当。”

“哪个说的？穷，不变的？”张佬么把酒壶朝桌子上一搁，“我不相信会穷一辈子！……去年我们一年一搞，手头不就活翻多了，今年过年，家里哪样没有，比前些年强百倍。”说了几句，他拉着张大升到房里磕磕谷柜，搬弄吊在楼口的腊肉、腊鱼，……里里外外看了个透。他边看边用敲中柱惊悸的语气说：

“只要哪个姑儿真的瞧得起我们家，不嫌弃俺大喜，马上结婚都行，不要她一根线，一口针的嫁妆。我张佬么全都包了，保证他们两个娃儿满意。”

2

施大妈的独生女儿任友珍和张佬么的第二个儿子张大喜，突然订了婚，并且还到乡政府拿了结婚证，事先，连家规非常严的张佬么都不晓得，这件事儿的本身就很稀奇，加上又是过年过节，南来北往的，走亲访友的，不消说，传得比登报还快。一下就在张家湾轰开了。究竟旁人怎么个说法，那七七八八，转弯抹角的事，真是王妈妈的裹脚布——又长又臭，没得几天几夜的工夫，无法讲清楚。

说实在的，张佬么和田玉兰两个老，对这件事老是不那么悦意。从张大升跑到他家里报喜起，到任友珍和张大喜骑自行车进门，他两个老的脸色真难得看，心里几多不快活。不管亲戚们怎么说，田玉兰一口咬定坚决不要任友珍跟她做

儿媳妇。但从张大喜和任友珍两个娃儿的一举一动看，又好得了不得，两个人脚跟脚，手跟手，比人家结婚了的夫妻都还好些。他们担心怕在这年关出事，闹出了人命案不好收场。于是，他的几个叔叔、伯伯一合计，把张佬么邀起出了门，走西边拐弯，围着荷花堰边的那一条小路走去了。他们一出门，都是一口劝张佬么的话，要他心量放宽点，儿女们的事，让他们各人去作主，不必多操那份心。

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：“而今的青年人，经过学习，掌握了政策，婚姻法的条款，背得滚瓜烂熟，你卡他，也卡不住。”

“不必要卡他们，卡，也没得好处。”

那位老婢娘接着又说：“俺那个村里，去年出了一个怪事儿，村长的丫头在小学里教书，是个民办教师，去年满二十六岁，她和一个青年民办教师搭上了勾，也是准备结婚的。这个丫头的母亲勉强同意，但她的父亲不是哪么一点窍不过气，坚决不让她与那个男儿结婚。后来他又托别人到城里跟他的丫头找了个泥瓦匠。他的丫头也不依他的，生死都不同意，高低要同先前那个青年民办教师结婚。她父亲搞烦了，不让她归屋。一进屋，不是一顿骂，就是一餐打。有一次，她父亲看她和原先那个男儿在一起走；他把她喊到家里，脱掉身上的棉衣，穿套单衣，用竹棍子打了她一饱餐，还霸蛮要她跪在地上，母亲出面保驾都不行。当夜，那个丫头跟那个男儿写了一封长信，不晓得跑到哪里找了一瓶农药，藏在屋山头的草堆里，又到房里换了一套新衣，一个人悄悄到村邮箱里投了信。回到家里后，把藏在屋山头草堆里的农药瓶拿到手里，盖子也打开了，一进门就把农药往嘴里

一倒，喝了。不一会，口吐白泡，脸色变黑，等家里的人晓得，她就讲不出话来了。不到鸡叫，人就死了。

“那个男儿听说自己的未婚妻死了，心里几多不好过，一个人到房里闭着门，蒙在被窝里嚎啕大哭了一老会，眼睛皮儿肿几多高。天天晚上躲在房里哭。没隔三天，他趁一个学生家长打农药时，也弄到了一瓶农药，半夜里等他家里的人都困了，一个人跑到女的坟边，哭了一会，几大口把一瓶农药喝得精光。他在给家里的遗书中说，‘死后要同他未成亲的那个女的埋在一块’。后来，那个村长的家里人和群众都归怨他，说他不象个搞领导工作的。他自己也失天悔，哭得死去活来。但灾祸已造成，人也死了，失悔也晚了啦。”

“唉呀，这个教训就大呐。”

“佬么呀，这个教训千万要吸取。那么一搞就下不了台的呀。”

“……”

经亲友们几劝，一挑明，张佬么的心里多少开了些窍，火气也象穿了眼的皮球，慢慢地消了。他咳了一声说：“任家这个丫头，一路来对我还是蛮客气的，不管在什么地方遇到了，总是张伯前，张伯后的，礼信也有，脾气也好……我不是硬要反对他们两个娃儿结婚，就是这么一会搞，不象个体统，人家会骂我张佬么缺家教。”

“唉呀，你就真想得多，家教也要顺应潮流啦，你没到城里看，而今的男娃、女娃抖得几多飘逸，阔气得很。有的走路都是手牵手，肩挨肩。她们呀，是革新派，不是解放派。我劝你，长草短草，一把绾着，让他们两个去办。”

“嗯。”张佬么感激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们跟我比

七比八，比上比下，也是为了我张佬么家里兴旺，我也知趣，看你们伯伯、叔叔、婶娘们的面情，好，支持他两个娃儿结婚。”

“佬么，这个事，你还得跟俺婶子讲句把话，她的脾气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我跟她讲。”

张佬么的亲戚们都晓得他家里的事，凡是只要他拍了板的事，不管大小，都可以作数。张大喜和任友珍的婚姻问题，张佬么说支持他们，都认为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。大家打趣地说：“佬么，你明朝娶儿媳时，俺要喝酒的呐！”

张佬么慷慨地说：“不要说得，到时候莫非少得你们的，个数个都要请到上席坐。”

“嗯，反正人老了，只会讲一口吃。”

几个人正谈得起劲，张大喜喊吃饭的来了。张佬么听到大喜一喊，马上招呼大家转了身。

饭菜端好了。

田玉兰解掉胸前的围裙，往墙上的晾衣篙上一搭，从灶屋里冲出来喊道：“大顺，你的老子到哪里去了，还没有来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快去喊他回来吃饭啦！”

“大喜喊去了。”李素英说。

张佬么和几个叔伯兄弟走到门口来了。

田玉兰站在大门口，急躁地催道：“老信子，你放急性点，菜快冷的。”

“在走啦，慌么子，你要他们吃。”

“你不慌，大家还是早晨吃了点饮食的，这时候肚子快饿穿的。”

“饿穿了，要他们赶本多吃点，”张佬么招呼几个老人坐上席。又风趣地补了一句，“大家不讲客气，多喝点酒，把肚子上的那个饿穿了的眼补起来。”

大家抬起一个哈哈。

“几十岁了，还不正经！大升学你的这套硬没有走样。大喜就不象你，一半都没有学到。”田玉兰故意敲打了张大喜一下，意思是说他没得用，也是表示不满意任友珍。

张大喜望了张大升一眼，两人都被他妈说得笑起来了。

张佬么听田玉兰说得讨嫌，他看人多，又是过年，忍着一肚子的气，没有答她的白。张大喜坐在他的对面，张佬么夹了一箸菜，问道：

“大喜，你哪么不喊友珍来坐席吃饭的？”

“她回家去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你到外面圈去了。”

张佬么放下手里的筷子，用教训的口气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一句不到堂，就不会变应，哪么不把她留住，让她吃了饭再走的？”

“你哪么不留的？俺留不住吵！”田玉兰接着张佬么的话尾，顶了他一句。

张大升听她妈的话顶得有份量，怕父亲发火，马上接上一句：“俺留了的，她的妈妈搭别人的口信来，要她赶快回去，说家里有急事。走时，她还讲了一句话。”

“她讲的什么？”张佬么问。